

却原来

雪小禅 著

却 原 来

雪小禅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却原来 / 雪小禅著.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 12

(雪小禅十年精选随笔集)

ISBN 978-7-5399-4142-4

I. ①却… II. ①雪…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28540 号

书 名 却原来

著 者 雪小禅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责任校对 陈近平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九天志诚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125

字 数 102 千

版 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142-4

定 价 25.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青衣是戏子中的戏子。

是诗，是散文，是幽咽婉转的那枚红月亮。

潮湿，带着三月烟花的味道。

却原来

十年雪小禅·精选随笔集 [目录]
contents

001

□本质 / 1

□不安 / 4

□苍老天真 / 8

□沉溺 / 11

□程派 / 15

□慈悲 / 18

□读书记 / 22

□堕落的天使 / 26

□泛滥 / 29

□风尘 / 32

□风烟俱净 / 36

□凤还巢：谁家女子足风流 / 39

□光阴的凉意 / 42

□寒武纪 / 45

□花为媒：花好月圆 / 48

□混乱时期 / 52

□记 / 55

□惊梦 / 58

□精神强度 / 61

□蓝绿胭脂 / 64

□潦草 / 68

□伶人 / 71

□美人如花隔云端 / 74

□孟小冬 / 77

□明如春水，直若白杨 / 82

□牡丹亭：却原来 / 85

□缱绻 / 89

□秦香莲：爱比死更冷 / 93

□青衣 / 97

002

003

□如果春天去看一个人 / 101

□韶光贱 / 105

□神经质 / 108

□苏州评弹 / 111

□疼 / 115

□听戏 / 119

□颊 / 124

□王宝钏：红鬃烈马 / 128

□为永远而画 / 132

□我的隐秘之花 / 136

□我的字只值三分钱 / 139

□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 142

□我是你的同谋 / 145

□我为了我 / 148

□物质女子 / 151

□西厢记：爱情沉香屑 / 154

□稀有金属 / 158

□像杜拉斯一样堕落 / 161

□小众之美 / 164

□邪恶 / 167

□写作者 / 170

□鸦片香 / 173

□胭脂红 / 179

□野蛮的鱼 / 183

□夜深沉 / 186

□夜未央 / 189

□一个人 / 192

□银碗里盛雪 / 196

□印迹 / 199

□鱼的孤独 / 203

□正宗的绝望 / 207

□自画像 / 210

□玉 / 214

004

本质

我不得不承认，我过分迷恋一个人的画了。这个画家，是美国的怀斯。

我从来没有这样过度地迷恋一个人的画。一眼看上去，胡兰成说的“满目荒愁”一下子扑出来，灰色的，孤寂的，一点不踏实，一点不稳妥。是那种温暖的揪心——似丝线，缠上来，那线，银灰，老绿，绕在心里，永远地绕着。

记得去中国美术馆看过何多苓的原作。满场的画，我只说何多苓好。也迷恋他画的翟永明。后来我看过怀斯，知道何多苓也一定过度迷恋过怀斯。那灰色，那苍绿，不过度迷恋根本难以画出。神似，是最难画的，恐怖和放松是最难画的。

怀斯的女人，有一种致命的忧伤与金属感，那金属感是铜吗？我不肯定。金太闪烁，银太冷。而铜，也许有着坚硬与异常的温暖，或者，还有让人动心的颜色。

坚持画了十四年的女人，不，不美。一点也不。有男人似的面孔，一点也不饱满，一点也不温柔。只这样一张有型有点硬的脸，我想起一句干脆的

话来：“蒜瓣儿就凉水儿，凉水儿就蒜瓣，我是这样想你！”

她的脸，忽然让我想起这句戏词来，坦荡得没有退路。总是梳着两个麻花辫子，潦草，没有文艺气质。但是，一眼看上去，非常坚硬而浩荡。也只有怀斯笔下的女人，可以给我浩荡的感觉。不想要什么，不抱什么幻想，一意孤行，本质纯粹丰盈，不留余地地明朗着。

不模糊，不暧昧。她有她自己独特的坚强。

我无法寻找出其中的甜美气息，仿佛男子驰马观书，内心的东西，大到无形。

只有本质的东西最能打动人。

每观这些画，往往无法动弹——我觉得这些女子有些像我，或者，我像她们。终于丢掉了幻想虚伪，终于开始以一棵植物的姿态骄傲地生存，不抱任何无谓的幻想，不要任何暧昧的艳烈态度。我看出了怀斯画中女子的坚定神态，那种不奢望是多么的难得！

只有他画中的女子，梳着这些麻花辫子让人难过。而另外的画家如果画出来，是多么矫情，多么不合时宜。

怀斯曾经说过：“本质的纯良，就像一个绝没有和其他品种杂交过的苹果一样。”于是想起余派唱腔创始人余叔岩，后人多学他，因为他似一锅肉，在火候极好时就被吃掉了；又似一幅美画，笔中飞白中见了远意。有人说李少春得了其秀中之豪，孟小冬获其淡泊中之丰腴……也只是得了而已。而余叔岩只有一个，最本质的东西只有一个，怀斯也只有一个。何多苓，看多了之后会有倦意，怀斯，看多了之后只觉得人生原来真如《红楼梦》所言：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本质的东西总能把人打动得体的无完肤。在提到沈从文时，我愿意用到

“本质”这两个字。三次自杀之后，他选择了在故宫研究中国服装，迄今为止，他写的那本论著仍然是世界上最好最可借鉴的一本最好服装理论专著，而那执著的饱满的心，从未曾为时间停止跳动……满台风沙，他独自清醒，雪崖老梅，独自清幽，质本洁来仍似洁，百年出一此人，让人只叹生不逢时。

即使明知她有万千缺点，还能依然看到她的好——因为本质纯良，连眼泪，都觉得如此清澈动人。怀斯画中的女人，不是别人，是他的妻。这个女人，有一幅侧卧的画，情欲很重，隆重地盛开着。那腰身一点也不纤细，在灰暗的背影下，我忽然开始剧烈地心疼。这时，我接到美国画家亦平的电话，他说发了一幅他的新画给我看，我看了，只觉得不好。于是回信直接说：“不好，因为你画得太实，想表现，但又表现得不对。你去看怀斯。”

我总是这样理直气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惊鸿”两字，年岁长后早就弃用。但我看到了怀斯的画，我愿意把这两个字用上。

不是说他的画有多美，而是他的画有多凄然、清凉，带着又咸又甜的湿润气息。如果是在合适的午后，如果是一个人，如果再听着一首歌，西班牙歌曲叫做《如果我是马拉多纳》，一定会哭的。

如果我是马拉多纳……我依旧为所欲为，如果我是马拉多纳，内心原始地活着……

那是他的本质。

那也是怀斯的本质。

更是我的本质。

不安

我喜欢不安。

不安真好。内心有鬼，永远蠢蠢欲动。那个鬼，让你东不能逃西不能避。那个鬼，唤醒你沉睡的心，即使心如死水，亦能不安。

但凡有灵性的女子，都会有这内心的不安。表面上越不动声色的人，内心里越会不安。

越是强大的人越会不安。

女子更强于男子，她们本身的灵性形成这种不安：天生的敏感脆弱多疑，天生的喜欢沉于耽美，天生的感性多于理性，天生的爱混淆是非，以自己的想法为主线，渐渐蔓出无边无际的不安来……

不安是好的。

张爱玲曾经说：女人想要保持年轻，一是生活安定，二是心里不安定。心里的不安定可以让女人永远处于一种隐秘状态。在心里，放养着一马，它什么时候奔驰，只有自己知道；在心里，养着一盆花，开得多招摇，也只有自己知道。

还有一个作家曾说过，所有作家，内心里全是不安的。

还有比不安更适合艺术吗？

如果每天满足于衣食住行，如果只沉湎于最简单的物质，那么精神会匮乏，会薄如纸张，会轻薄无力。

只有不安能让艺术不断地强大。所有安于现状的艺术家永远不会有新的突破。达利曾经说：“忘记时间，破坏时间。这种破坏，来自于对于生活和艺术的不满。破坏性，其实往往带着内心里的旺盛欲望。与其说喜欢不安，不如说喜欢打破旧的，迷恋破坏。”

而阳光明媚带不来不安，生活太满足也不会不安——不安是灵魂的，是凡高疯狂的向日葵，是那片金黄的麦地，是不由自主地流眼泪，是在黑夜里无处可去……

不安有惆怅，有绝望有狂喜，不安属于内心，强大到似一支千军万马的军队，轰轰烈烈，走在你心里——虽然表面上，你仍然不动声色。

在杜拉斯的自传里，她说：“我的一生，充满了动荡，我喜欢这动荡。”我想，这动荡来源于内心，那身体的动荡并不能代表什么。

不安是阴性的，是缥缈的，它抓不住。只有你知道它和早春二月的小昆虫一样，在抓你的心。你想飞，想跳，想跃过这尘世的俗。它不是有力的，不是一清二楚的。它带着迷茫的嘴脸，带着妖艳的态度。女友乔叶寄给我她的短篇小说集，名字叫《我知道我害怕天黑》。她为什么害怕天黑呢？真正内心不安的人都怕天黑。

天黑下来，属于内心的时间到了，夜深了，更深了。它一步步逼来，不算完，拿时间的刀逼着你问：你去哪里？你要花开还是花谢？时间的尽头是什么？你睁着眼睛在问黑暗。白天有画皮，晚上，画皮揭去，露出这真实的

骨，寂寞的，艳丽的，却百媚横生。

不安的人，脸上会挂出别样神采。

她永远与众不同——即使她不动声色。

你无法掐断它，不安永远在那里。即使油尽灯枯，即使焦干毕剥。不安仍然在那里。你不要试图将它轰然抽空，不，它肥白的身体非常丰盈——内心深刻的人，离不开这个鬼。它游荡于内心，激发我们最灵魂的芳香。

悲酥的春风里，不安长了翅膀，飞到心里。满脸春光的人，怎知春色如许？毕加索说：“我喜欢不安。”他扔掉一个又一个女人，不断地扔，不断地飞跃。他的不安是强大的，没人可以阻挡他不安的脚步。那些不安，从朵拉·玛尔之类的女人身上穿行而过，了无痕迹。她们天生是他内心不安的陪葬者，这毫无办法。

沉堕而迷茫的夜里，雨声穿过耳际。我穿了粉色衣衫，坐在窗前听雨。

我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安静而凛冽。可是，我知道，我的不安弥天盖地。我的白缎子一样的皮肤上，有着紧张的空气。它们布阵，它们跳舞，它们收走我那些镇定自如。我来到自己的秘密花园，看到里面开满了奇异的花。是的，感谢这些花，引导我，一步步，达到文字的高潮。一下，两下，我听到内心的惊雷炸开。无关爱情，无关岁月，只有这最寂寞的深夜，它缠绕着我，如我最亲密的情人。

我的窒息，和这些不安一样，哪怕一握，我就会崩溃。

我闭上眼睛，看到花园里开出诱人的桃金娘。这神秘的花，这神秘的名字，它穿透我的心，伴随着许巍绝望的声音破空而来。

请允许我在不安的时候寸步难行。

感谢这些生动的猛烈的不安，它让我如一只有些诡异的灵猫，在文字里，跳着最佻佻的舞蹈。

苍老天真

这真是一种独绝的气质。

她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了苍老的容颜，却始终又有一颗饱满的天真的心。

她们不会变老，不会枯萎，只能在与世长辞时告别。

我常常在一些女子身上看到这样的苍老天真。比如杨绛。我对于她的喜欢超乎对其他女学者的喜欢，因为不做作。她总是亲手为钱钟书理发、安静地读书，翻译《堂·吉珂德》。有大美而不言。喜欢静默的东西，低调，内敛、不张扬。苍老天真，于世俗而言，是一种无言的美德。

又有言慧珠，四十二岁了，还小孩子一样，到香港一看花花世界，立刻兴奋起来，买了珠宝臭美，完全一意孤行，不顾别人感受。这样的苍老天真，于红尘而言，是寂寞的难得。是春天里早春的花，分外扎眼。

苍老是容易的。随着光阴慢慢就老了。不用人催。自己的第一根白发提醒着，真的老了！第一次还胆战心惊的，到最后，拔不过来了，太多了。开始用染发剂，黑得不能再黑的黑，仿佛年少。也只是仿佛。后来不再染了，染不过来了，一头银发白得似雪。原来真老了。但天真是难的。得有一颗素

雪的心，放在银碗里，素白白，清凉凉，别人的纷扰与己无关。

就像那拿着旅游地图，揣着几千块钱旅游找景点的人，大抵是图了为和别人炫耀去过哪哪。而真正属于自己内心的寻找和行走一定在寂寞中，在别人所不知的那些地方，穿了一双最普通的鞋，一往无前地走着。在那些曾经有过辉煌的院子里发发呆，看看早春的玉兰开了，和八十多岁的老人说说话……这样的苍老天真，已经让时光熏染。

真的苍老并不可爱。谁喜欢老的东西？——腐朽、没落、江河日下、带着拖泥带水的讨厌……说话也不利落了，总爱颠三倒四说从前的辉煌，但苍老的天真是可贵的。

老了，还有一颗少年心，上演儿童戏，如今春来春又去，白了少年头，而且同样喜欢着这暮春时节。于城外采一支梨花回来，教人知道是春深了。

松间明月多少年？转眼就会老掉。

但少时天真与苍老天真相比，很稚。苍老的天真施施然。我见过四十岁仍然独自在路上的女子。她的脸上呈现出黑和高原红，安静凛冽的眼神，穿了印度买来的手绣蓝色衣服，手上一只丁当银镯。她寡言，总是在角落里。在西藏小旅馆里遇到时，谈到生死寂寞。她那时已经在路上十年，一边旅行着，一边写作着。我看着她，亲手为我泡了一杯普洱茶，细声细语解释着去纳木措的路，并且说：“可以买些红花来喝，治月红不调非常管用。”她的声音，干净透明，带着雪域高原的沙哑，我居然迷恋那沙哑。

我知道，这样的苍老天真，足以打动麻木的心——但她们在别人眼中是异类，过于耽美过于天真，过于维持着纯粹和干净。这样格格不入的人只能在旅途，或者成为大家，一意孤行地活下去。

三月的一天，我在徐悲鸿纪念馆看到了这句话：活着，就要一意孤行。